

佛祖歷代通載

十四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目錄

唐敬宗

詔劉道士資質仙事

文宗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李翱作復性書二

蘇州重玄石徑碑白居易

丹霞天然禪師

凌行婆

蛤蜊中現菩薩像

李訓上疏沙汰僧尼

南泉普願禪師

大達法師端甫碑裴休

清涼國師碑銘御贊

目二

通載十六卷

目一

圭峯宗密禪師

武宗

潭州雲岩晟禪師

帝鏡意彩仙詔僧道論議

作望仙臺於禁中

勅併省天下佛寺

詔下廢釋史贊

宣宗

詔復釋氏

香山居士白居易

貶李德裕詔

華林善覺禪師

黃蘗希運禪師

詔弘辯問南北宗旨

復廬山東林碑崔黯作

馮山靈祐禪師

李節贈疏言序

詔羅浮軒轅問攝生

補陀示現事跡

子二

道載一六卷

目二

東林寺碑
廬山志序
東林寺碑
廬山志序
東林寺碑
廬山志序
東林寺碑
廬山志序
東林寺碑
廬山志序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乙巳

敬宗湛

穆宗長子母太后王氏游戲無度狎匪羣小性復偏急為克明弒之年十八崩葬莊陵在

位二年改寶曆

八月遣中使詣天台採求靈藥詔道士劉從政入宮

資質仙事署先祿卿別號升玄先生

丙午

三月命道士孫準製長生藥署準為翰林待詔

四月帝畋獵夜歸與宦官酣飲擊毬俄燭滅遇弒年

十八大臣裴度等迎皇太弟江王立之是為文宗

三八十三 通載十六卷

五月下詔革兩朝淫侈不法之務捕道士孫準等二

十八人及佞僧惟真民服流于嶺表

丁未

文宗昂

穆宗次子虛懷聰納而不能堅決用李訓鄭注欲盡誅仕宦仇士良等陰竟繼兵殺宰相王

渥等二十餘人帝三十一歲崩在位十四年 改太和

戊申

十月江西觀察使沈傳師奏帝誕月請於洪州起方

等戒壇度僧資福制曰不度僧及累有敕命傳師

忝為方面違禁申請宜罰俸料一月

澧州藥山禪師惟儼卒大儒唐仲為之碑曰上嗣位

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於修

心之所後八年門人狀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崇

敬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
大德於余為從母兄也嘗參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
寬敬示寐之後四方從道之人質疑傳妙罔不詣崇
敬者嘗謂伸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於洙
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埋沒
哉惟大師生南康信豐自為童時未嘗處羣兒戲弄
中徃徃獨坐如念如思年十七即南度大庾抵潮之
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札以事大曆中受
具於衡岳希琛律師釋札矩儀動如夙習一朝乃言
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耶

乘去聲

解去聲

是時南嶽有迂江西有寂中岳有洪皆悟心契乃知
大圭之質豈俟磨礱照乘之珎難晦符彩自是寂以
大乘法聞四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
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
汝之所得可謂浹於心術布於四体欲益而無益欲
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本無吾無有以教矣佛
以開示羣旨為大功度滅衆惡為大德爾當以功德
普濟群迷宜作梯航無久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
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因憇藥山喟然嘆曰吾生寄
世若萍蓬耳又何効其飄轉耶既披蓁結庵才在跌

差楚

座鄉人知者曰賫携飲食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何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嘗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晝夜若一終始如是殆三十年矣游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歲而僧徒葺居禪室梁棟鱗差其衆不可勝數至於沃煩正覆道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莫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有色窮本絕外汝其悉之語畢隱几而化春秋八

四十三

道藏一六卷

三

練於山
躋約說

十四僧膺六十夏入室弟子冲虛等迁座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嘗以大練布為衣以竹器為躋自糴其糞自具其食雖門人數百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煖夏服輕踈未嘗期衣華室靖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迭來頂謁床下未嘗易其礼非夫罄萬有契真空離攀緣之病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欲久而如一者耶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礼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闥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

琬遠委琰冉以尚書字習性之復書

其源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其要其要既得可言
其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
所傳徒藏于密身世俱空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為
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琰立之岩岫作碑
者伸期於不朽

李翱作復性書其一曰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
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情之
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
交來故性不能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
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烟不

四、九 通載十六卷

四 言

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
得之不惑者也聖人者豈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
不往而到不言而信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
合於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
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
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睹其性焉火
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末流
而泉于山非不水也石不敲木弗磨則不能燒其山
林而燥万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為江為河為淮為
濟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

湯音

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

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耶昔者聖人以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斯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九篇以傳于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

存焉於是此道廢闕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威儀擊劒
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於利
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辭句之學志于道者四
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
而吳興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及父之心
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西方有聖人焉亦不
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
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
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
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

關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是命曰復性書以
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其二
曰或問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
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
思者無思無慮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
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
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
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
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
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

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也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靜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聞見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不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

四百九字

通載十六卷

七

著
聲入

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著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故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之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

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
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
曰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
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
謂教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
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湏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說者曰其心不可湏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
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

四百九字

通載一六卷

八

見去
聲

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
子謹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
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弗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
之不遠矣故謹其獨謹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
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
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之問人之性
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自而生耶曰情者妄
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曰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
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曰情

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
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其渾也性情豈遂無有耶久
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乎天地非自外來也
故其渾也性本不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
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
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
也邪妄所翳性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所
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則無邪邪何由生乎曰敢問死
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
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

四十一

通載一六卷

九

復性
第三

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原其始
反其終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
學而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
可以童童然言非書矣其三曰晝而作夕而休者凡
人也作乎非作者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與物皆休
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
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休耶作耶二皆離而不
存予之所存者終不已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者昏
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與萬物一也其所
以異於鳥獸虫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

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
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
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異於鳥獸虫魚者
三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年三十有九
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
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希矣
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十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
也遠近其能大相懸也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
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
飄而旋也可知矣况百千人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

通載十六卷

十

吾之終日志於道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
獨何人耶

己酉

○雲代蔚三州山谷間
石化為麴民取食之

蘇州重玄寺刊石壁經成刺史白居易為之碑曰碑
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
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刻
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馬夫開示悟
入諸佛知見以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
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
門住不可思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

白樂
天記

八經
計字

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
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
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
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急於阿彌陀經凡一
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普賢菩薩行法
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
法密經凡三千二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
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
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
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
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
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
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律德
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
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辭而讚
之讚曰佛滅度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
復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臘印空假
使有人刺血為墨剥膚為紙即壞即滅如筆畫水噫
畫水不若文石印臘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
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庚戌

是歲丹霞天然禪師將終命左右具浴浴畢乃頂笠策杖受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春秋八十有六師本儒生行應舉偶一禪者問仁今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何所詣禪者曰江西馬祖出世即選佛之場也師遂見馬祖以手托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之師師抵南嶽亦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乃禮謝入行者堂執務後日普請鏟草次師獨沐頭跪於石頭之前石頭欣然與之落髮尋為說戒即掩耳而去便返江西再見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騎聖僧頸而坐眾驚異以白

廠兩尺
鏟楚
限

二百十五

通載十六卷

十三

元

馬祖祖入堂見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與法名久之徧歷諸方後於天津橋橫卧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故曰無事僧鄭奇之日給米麵洛下翕然敬向居鄧州丹霞致數百眾嘗示眾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此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什麼薦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上亦只教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得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什

玩珠吟

廢物不用經不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
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
有今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
是凡夫阿你湏自看取一旨引衆旨相將入火坑夜
暗裏雙陸賽彩若為生無事珍重師嘗著玩珠吟二
篇其一曰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俱潰散一
物鎮長靈智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
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先天地玄
泉出杳冥本剏非鍛鍊元淨莫澄渟槃礴輪朝日玲
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還生鑒照崆峒寂羅

四

通載十六卷

十三

籠法界明剏凡功不減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闍
王口自呈護鸞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閑舌能
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為說聞
名勿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湏行見月休觀指還
家罷問程識心心即佛何佛更堪成

時有凌行婆者嘗謁浮杯和上與喫茶次婆問盡力
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曰浮杯無刺語婆云我不
恁麼道曰你作麼生道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冤苦
杯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
南泉泉云苦哉浮杯却被老婆摧折婆聞南泉語乃

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澄一禪者見婆問怎生
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
云會麼一合掌而立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
一太以道州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啞在一
上問他州以棒打云似這伎死禪和
奉婆聞趙州恁麼道乃曰趙
僧舉似趙州州哭云可
曰趙州眼放光明照
是趙州眼婆乃豎
由機直面提直面
十四
婆亦以一偈答曰
年竭國幾喪目前機
如剝劈不張者忽變
吾寺令衆僧瞻礼曰問
一山有准政禪師深明佛
問焉對曰物無虛應此殆啓
云應以菩薩形得度者即現菩薩形
而為說法帝曰菩薩形今見矣未聞其說法何也
對曰陛下見此以為常耶非常耶信耶弗信耶帝
曰非常之瑞朕焉不信政曰陛下聞其說法矣何

謂未聞帝大悅詔天下寺並立觀音像奉祀焉

癸丑

十月帝誕節召法師知玄與道士於麟德殿論道

乙卯

四月丁巳宰相李訓上疏請罷內道場沙汰僧尼濫

偽者制可是日詔下方毀大內靈像俄暴風聿起舍

元殿鴟吻俱落發三金吾伏舍內外城門樓觀俱壞

光化門墻亦崩士民震恐帝以訓所請忤天意亟詔

停前沙汰詔復立大內聖像風遂頓息見舊史五行

志是歲冬十一月宰相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克事

敗訓注皆死之

是歲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人將示窳第一座問

二百九十八

通載十六卷

十五

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

牛去座云某甲隨和上去還得不師云汝若隨吾則

須銜一莖草來乃集門人告之曰星霧燈幻其來久

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師得法於馬祖後歸

池陽自架禪室以居凡三十年不下南泉會宣城觀

察使陸公亘請下山伸弟子之礼由是學徒雲集陸

嘗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泉云分明記

取舉似作家陸云和上大不思議到處世界現成泉

云適來總是大夫今上事陸他日又云弟子薄會佛

法泉云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云寸絲不挂泉云猶是

階下漢泉又云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一
日見人雙陸大夫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麼只恁麼
信彩去時如何泉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八嘗示衆
曰道箇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直湏向異類中
行又曰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
行三昧普現色身又曰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
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却快活你若一
念異即難為修行才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亦是情
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由今又曰老僧十八上解
作活計有人解作活計者麼出來共你商量湏是住

山人始得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衆不去師復云如
聖果也大可畏沒量大人尚不柰何我且不是渠渠
且不是我他經論家說法身為極則喚作理盡三昧
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麼會禍事兄
弟近日禪師太多覓个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
中還少若看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還有修行人
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唇薄舌及乎問著總
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事兄弟今時人擔佛
著肩頭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
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束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

離去
吉

著一任汝推師與趙州門風天下推仰以為絕唱
大和九年九月十一日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告寐
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
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
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雪澗
底遊魚忙不徹師與雲岩侍立次藥山曰智不到處
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陀怎麼生師便出去
雲岩問藥山曰智師兄為什麼不祇對和上山曰我
今日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岩即來問師曰師
兄適來為什麼不祇對和上師曰汝却去問取和上

四十四

通載十六卷

十七

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怎麼生雲居云此語最毒雲
僧云如何是家毒底語雲居云一棒打殺龍蛇

岩臨迂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書覽之曰雲岩不
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

子玄竟云古人恁麼道還有也未云雲
岩當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馮山問師

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
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
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
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問無神通菩薩為
什麼足迹難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上知否師曰不
知曰為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石霜問師百年

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弥沙弥應
諾師曰添却淨瓶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什
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上一片骨
敲著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
曰駟年去師示疾有苦僧眾慰問法候師曰有受非
償子知之乎眾皆愀然將行謂眾曰吾當西邁理無
東移言訖告窈壽六十有七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
于石霜山之陽敕謚修一大師塔曰實相余如本傳
改開成○元年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
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端甫卒史館修撰裴

丙辰

裴相
國文

通載十六卷

十六

休製碑曰玄秘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
戲為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道
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意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
以為丈夫也背此無以為達道也和上其出家之雄
乎天水趙氏世為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
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
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教法言訖而滅既成人高
頰高目大頤方口長六赤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
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禪竒表與始
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弥十七正度為比丘

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

昇律師傳通源然唯識大義於安國寺通源素法師復夢梵

僧通源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

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會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

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

智宏辨與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

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

出禁中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

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

昆弟相與卧起恩礼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

四十二 通載十六卷

尚十九

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和上符彩超邁詞理

響捷迎合上台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

揚為務由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可

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瀦蔡蕩

鄆而天子端拱無事詔和上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

開法場於秘殿為人請福親奉香火既而刑不殘兵

不黷赤子無愁聲蒼海無驚浪盖參用真乘以毗大

政之明効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

君固必有冥符玄契與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

標表清衆者十一年講涅槃唯議經論位處當仁傳

鄆王問魚 諸陟

賈松

授宗乘以開誘道俗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萬徧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來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玉以致誠仰端嚴而礼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上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謂成就常不輕行者唯和上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群迷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與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向西右脇而滅當

四十三

通載十六卷

二

燼徐

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芬鬱其年七月六日迁于長樂之南原遺命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大達塔曰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今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達者於戲和上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自約義正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徽猷有時埋沒而閣門劉公法緣寂深道契弥固亦以為請願播清塵休嘗游其藩備其事隨喜讚歎盖無愧辭銘曰賢劫千佛第四

桓女

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辨孰分有大
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同源先後
相覺異宗偏義執正孰駁有大法師為作霜電趣真
則滯涉偽則流象狂狻輕鈎檻莫收桓制刀斷尚生
瘡疣有大法師絕念而游巨唐啓運大雄垂教千載
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讚導有大法師逢時
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宇一旦而摧水月
鏡像無心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慧星現 ○石經
長八丈成

丁巳
戊午

開成三年三月六日僧統清涼國師澄觀將示寂謂

三十九七

通載十六卷

二

其徒海岸等曰吾聞偶運無功先聖悼歎復質無行
古人恥之無昭穆動靜無綸緒往復勿穿鑿異端勿
順非辨偽勿迷陷邪心勿固牢鬪諍大明不能破長
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當取信於佛無取信
於人真離玄微非言說所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然現
前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則不孤我矣言訖而逝師生
歷九朝為七帝門師春秋一百有二僧臘八十有三
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目夜發光晝視不瞬才供
二筆聲韻如鍾文宗以祖聖崇仰特輟朝三日重臣
縞素奉全身塔于終南山未幾有梵僧到關表稱於

適
歷丁

田
萌音

葱嶺見二使者凌空而過以呪止而問之答曰北印
度文殊堂神也東取華嚴菩薩大牙歸國供養有旨
啓塔果失一牙唯三十九存焉遂闍維舍利光明瑩
潤舌如紅蓮色賜謚仍號清涼國師妙覺之塔相國
裴休奉勅撰碑其銘曰寶月清涼寂照法界以沙門
相藏世間解澄湛含虛氣清鍾鼎雪沃剡溪霞橫緜
嶺真室寥夔靈嶽崔嵬虛融天地峻拔風雷離微休
命實際尾鴻奉若時政革彼幽蒙烱乎禹質元聖孕
靈德雲冉冉凝眸幻形谷響具耳性不可為青蓮出
水深不可闕才受尸羅奉持止作原始要終克諧適

四十二

通載十六卷

二二

莫鳳藻瓊竒遺演秘密染翰風生供盈二筆欲造玄
關咽金一像逮竟將流龍飛迂颺疏新五頂光銜二
京躍出法界功齊百城萬行今披華開古錦啓迪群
匪與甘露飲燮黃金偈懷生保乂聖主師資聿興避
裔貝葉翻宣譯場獨步譚柄一揮幾回天顧王庭闡
法傾河湧泉屬辭縱辨玄玄紫衲命衣清涼國
號不有我師孰知吾道九州傳命然無盡燈一人拜
錫統天下僧帝網冲融潛通萬戶歷天不周同時顯
晤卷舒自在來往無蹤大士知見允執厥中西域供
牙梵倫遽至奏啓石驗嘉風益熾敕俾圖真相即無

相海印大龍蟠居方丈哲人去矣資何所參即事之
地塔鎖終南

唐文宗贊

勅寫國師真奉安大興唐寺文宗皇帝御製贊曰朕
觀法界曠闡無垠應緣成事用虛根清涼國師體象
啓門奄有法界我祖聿尊教融海岳恩廓乾坤首新
二疏拔擢幽昏間氣斯來拱承佛日四海光凝九州
慶溢敞金仙門奪古賢席大手名曹橫經請益仍師
巨休保余遐曆爰抒顓臾式揚茂實真空罔盡機就
而駕白月虛秋清風適夏妙有不迂緣息而化邈爾
禹儀煥乎精舍

四百
通載十六卷

二三

己未

製象基

昔神農以日月星辰為象唐相國牛僧孺用車馬將士卒加砲代之為機矣

是年正月六日圭峯宗密禪師示寂相國裴休撰傳
法碑師姓何氏果州西充人釋迦如來三十九代法
孫也釋迦住世八十年為無量天人聲聞菩薩說種
種法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于世
顧此法衆生之本源諸佛之所證超一切理離一切
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推求而得但心心相
印印印相契使自證知光明受用而已自迦葉至達
磨達磨東來至曹溪凡三十三世曹溪傳荷澤荷澤
傳礪州如如傳荆南張張傳遂州圓圓傳禪師師於

荷居何居

忻許

荷澤為五世於迦葉為三十八世其宗系如此師豪
家少通儒學一日謁遂州未及與語退游徒中見其
儼然在定忻躍慕之遂剃染受道嘗赴齋次受經得
圓覺十二章誦未終忽然大悟歸以告其師師印可
乃謁東京照照曰菩薩人也誰其識之次謁清涼觀
觀曰毗盧華嚴能後我游者其汝乎及回漢上僧授
華嚴新疏遂講華嚴久之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唯
識起信法界觀等經疏鈔及禮懺修證圖傳纂略文
集諸宗禪語為禪藏并書偈論議凡九十餘卷或以
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游名邑大都以興建為務

四十二

道藏十六卷

二四

乃為多聞之所役豈聲利之所未忘乎曰嘻夫一心
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為戒定惠開而為六度散而為
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
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
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為法隨行而起者為行行未必
嘗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
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
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
哉自迦葉至富那夜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
至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

衍以

縲追力

外道為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為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為道迹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定或蟬蛻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迹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為大牛不超過無以為大士故禪師之為道也以知見為妙門以寂靜為正味慈忍為甲冑惠斷為劔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鎮撫邪雜解釋縲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耻之三乘不與四今不振吾師耻之

四十二

通載十六卷

二五

憤問房

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耻之故皇皇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聳人有歸依者不俟請而往也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啓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傲很不怠於扣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貪則施暴則斂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惰則奮自榮者謙自堅者化循私者公溺情者義故士俗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戒法而為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為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為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履而歸所在不可勝紀真如來付

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一乎其十地
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議者又焉知大
道之所趣哉閱世六十二僧臘三十四宣宗追謚定
惠禪師門弟子僧尼四衆凡數千人

庚申

辛酉

武帝炎改會昌

穆宗第五子母韋太后仇士良臨死謂同類曰天子奢汰不道勿令讀書

親儒者後服丹藥其性躁急喜怒不常年三十四而崩在位六年

帝自幼稚不喜釋氏是年正月即位七月桂州馬生
三足駒至秋九月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
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冬十月帝幸三殿升九

四十一

通載十六卷

二六

仙玄壇親受法籙左拾遺王哲諫云王業之初不
宜崇信太過帝不納

晟時

是年十月潭州雲岩晟禪師卒鍾陵建昌人姓王氏
少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年
文化乃謁藥山服勤已久山問師作什麼曰擔屎山
曰那箇嚙曰在山曰汝來去為誰曰替他東西山曰
何不教並行曰和上莫謗他山曰不合與麼道曰如
何道山曰還曾擔麼師於言下契會一日藥山問聞
汝解弄師子是否曰是山曰弄得幾出曰弄得六出
山曰我亦弄得曰和上弄得幾出山曰我弄得一出

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瀉山瀉問曰承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曰是瀉曰長弄耶還有置時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瀉曰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道吾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怎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麼生會吾曰通身是手眼洞山問就師乞眼睛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有汝向什麼處著洞山無語曰乞眼睛底是眼否价曰非眼師咄之師於是月二十六日沐身竟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歸寐壽六十茶毘得

三九六

通載十六卷

二七

舍利千餘粒塔曰淨勝勅謚無住大師

夏六月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光祿大夫充崇玄館學士令與趙歸真居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玄謨上疏切諫貶玄謨為河南戶曹

癸亥

斷管都

三年正月制曰齋月斷屠出於釋典國家勅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緣茲弊自今惟正月萬物生植之初宜斷屠三日列聖忌各斷一日餘不須禁三月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銳意求仙師事歸真歸真乘寵每對必排毀釋氏非中國之教蠹害生靈宜盡除去帝深然之歸真復請與釋氏

辨論有旨追僧道於麟德殿談論法師知玄登論座
辨捷精壯道流不能屈玄因奏王者本祀樂一憲度
則天下治吐納服食蓋山林匹夫獨擅之事願陛下
不足留神帝色不平侍臣諷玄賦詩以自釋玄立進
五篇有鶴背傾危龍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之句帝知
其刺特放還桑梓

論曰昔周武廢教沙門犯顏抗爭殆數十人雖
不能格武之惑然足見吾法中之有人也及唐
高祖議沙汰而惠乘玄琬智實法林等皇皇論
爭引義慷慨亦不失法王真子之職凡自大曆

而後祖道既興吾門雄傑多趨禪林至是武宗
議廢教而主法者才知玄一人而已雖武宗盛
意不可解佛運數否莫可逃凡釋子者處變故
之際無一辭可紀佛法尊博如天亦吾徒失學
之罪也

否部

子无
神上好
仙好

正月作望仙樓於禁中時集道士於其上咨質仙事
時趙歸真特被殊寵諫官數上疏論之帝謂宰相曰
諫官論趙歸真此意要卿等知朕宮中無事屏去声
色要此人道話耳李德裕對曰臣不敢言前代得失
第歸真曾在敬宗朝出入掖庭以此群情不願陛下

復親近之帝曰朕於彼時已識此人但不知其名呼
為趙練師在敬宗時亦無甚惡朕與之言滌煩耳至
於軍國政事唯與卿等論之豈問道士繇是宰相不
復諫而歸真遂以涉物論遂舉羅浮山道士鄧元超
有長生術帝遣中使迎之及元超至與劉玄靖及歸
真等膠固排毀釋氏於是拆寺之請行焉

四月敕祠部檢括天下僧尼寺凡四萬四千六百所
僧尼凡二十六萬五千餘人

五月庚子勅併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關奏據令式
諸上州國忌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各留一寺凡有

列聖尊容並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兩京左右
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勅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巧
者各一所如破落悉宜陳毀其行香日官吏宜赴道
觀上都東都各留四寺寺僧三十人中書門下又奏
曰天下廢寺鍾磬銅像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
州鑄為農具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
家所有金銀等像勅出後限一月納官

八月制曰朕聞三代以前未有言佛漢魏之後像教
寔興由是季時傳此異俗曰緣染習蕝衍滋多以至
於蠹耗國家而漸不覺以至於誘惑人情而衆益迷洎

於九有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
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
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
不田有受其飢者今天下僧及不可勝數皆待農而
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架藻飾僭擬
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弊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
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天下執此兩
端而以經邦豈以西方區區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
開元亦嘗釐革剗除未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
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協予正意

條流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
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還俗僧尼收充
稅戶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
驅游惰不業之徒幾五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凡六
萬區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
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
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

乙丑

三月帝不豫自徵方士服金丹受法錄至是發背躁
悶失常遂至大漸旬日不能言而崩年三十三舊史
贊曰昭肅削浮圖之法懲游惰之民志欲矯步丹梯

膜蒙
膜

求珠赤水徒見蕭衍姚興之曲學不悟始皇漢武之
妄求蓋受惑左道之言故偏斥異方之教况身毒西
來之法向欲千年蚩蚩之民習以成俗畏其教甚於
國法樂其徒不異登仙如文身斷髮之鄉似吐火吞
舟之戲詎可正以咸韶而律以章甫加以笮融何充
之佞代不乏人雖荀卿孟子之賢未容抗論一朝隳
殘金像燔棄胡書結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匹夫之
口哲王之舉不駭物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為中道欲
革斯弊將俟河清昭爾頗稱明斷然聽斯蔽矣已上並見舊史
論曰舊史武宗紀著除罷釋氏始末甚詳當時

四二七七

通載一六卷

三一

黃冠乘寵傾害吾教然亦大臣李德裕輔成其
事也新史曰武宗毅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
躬受道家法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
智之不惑者特好惡不同耳噫嘻武宗非明智
不惑豈特於釋老好惡不同哉其偏信李德裕
專權用事朋黨相傾雖僅有伐叛之勞未見成
功而朝野積怨已甚使更久權則與李林甫又

何異乎

○古曰上流之罪天執其罰下民之罪
天假其罰異矣哉報應傳曰正月十

五日有人夜行至穆宗陵下忽聞人語謂是盜焉
遂泊衰藪之內俄而空有朱衣披版宣曰塚尉
何在有二吏出應曰在矣朱衣曰錄海西君使
者至也未吏曰計程十八日方至朱衣曰何稽

吏曰李炎坐殿聖教減算一紀當與海西君同錄其寬而至矣時有賈客自東來俱尋不見是

年武宗果卒併錄之

○三月上崩子幼皇太弟即位四月出李德裕荆南節度使

丙寅 丁卯

宣宗忱

憲宗第十三子始封光王讓位与姪文宗武宗後武宗不道攝三沉於宮則宦者仇公武

潛收救之俾覽疑為僧後復受江陵少尹武宗疾大漸立光王為皇太弟即位子樞前帝以流落民間備知稼穡勤于庶政視前昏暴廣興佛寺

大中

改元

三月詔曰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有資為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乖謬其靈山聖境應會昌五年所廢寺宇諸宿舊僧可仍

四三十七

道載一六卷

三三

舊修葺住持

湔將先

是年尚書白居易卒年七十有五贈尚書左僕射上以詩吊之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然為當路所忌遂擯斥所蘊不得施乃放棄文酒能順適所遇託釋氏死生之說若忘形骸者後復進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及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架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號醉吟先生自為之傳晚節好佛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與胡杲等九人宴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

姆補

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取工於詩當時士人爭傳誦之其始生方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之百數不差九歲暗識音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既卒以其所居第施為佛寺宣宗思其賢不已曰擢其弟敏中為相居易嘗足肖彌陀佛像而禱之自為之記曰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後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

四十三

通載十六卷

三三

士

痺至

合掌必向西方有怖厄苦惱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又範金合土刻石綉紋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為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曰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南北東西過去現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白居易易當衰莫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十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阿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人天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

花鳥七寶嚴飾五綵張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
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
功德回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
者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觀西方白毫
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現在身盡未
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義而說讚曰極
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
同生無量壽佛所

戊辰

李德裕

九月詔曰潮州司馬李德裕早籍門第幼清華累居
將相之榮唯以姦傾為業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崇

四七

通載十六卷

三四

豐

騁諛佞以得君遂恣橫而持政專權生事妬賢害忠
動多詭異之謀潛懷僭越之志秉直者必棄向善者
盡排誣忠良造朋黨之名肆姦偽生加諸之豐計有

昵

逾於指鹿罪實見於欺天屬者方處鈞衡曾無嫖避
委國史於愛壻之手寵祕文於弱子之身洎參信書
亦見親昵恭推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

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為私門之令猷附李榮之曲
情成吳紉之怨獄擢爾之髮數罪未窮載窺罔上之
由益見無君之意朕務全本躰久為含容雖黜降其
官榮尚蓋蔽其醜狀而睥睨未已兢惕無聞積惡既

張公議難抑可崖州司戶未幾德裕慚念而卒乃見
莫哀訴於宰相令狐綯乞歸葬其尸識者謂之強鬼
雖死亦不衰云

論曰唐李習之曰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取行狀
謚牒凡為狀者皆門生故吏苟言虛美尤不足
信予觀李德裕故吏鄭亞所為會昌一品制集
序鋪張德裕勲業與新史本傳無異而舊史武
宗紀則著德裕之惡與詔詞皆合然則新史取
信故吏之說寧不悞後來者乎

湖南觀察使裴休躬謁華林善覺禪師休問師還有

三十九

通載十六卷

三五

侍者否覺云有一兩個休云在什麼處覺乃喚大空
小空時二席自庵後而出休覩之大驚覺語席曰且
去有客在二席哮吼而去休問師作何行業感得如
斯覺良久云會麼休云不會覺云山僧常念觀音休
歎異而去覺隱居常持錫夜出林麓聞七步一振錫
一稱觀音名號嘗有僧來叅方展坐具覺曰且緩緩
僧曰和上見个什麼覺云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有省

已已

○正月五色雲○復河湟瓜沙伊肅等十一州
中現佛真身○之地於是開元基宇悉如故

黃蘗希運禪師示寂師福唐人姿白豐碩游方晚趨
江西叅馬祖值祖歸寂乃見百丈問馬祖平日機緣

痒
兩以

丈舉再參馬祖掛拂話師於言下大悟曰子他日嗣
馬祖去師曰不然今日曰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
若嗣馬祖喪我見孫文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
半德見過於師乃堪傳受師自是混迹于衆後於豫
章遇觀察使裴休道緣契合遂出世說法嘗示衆曰
汝等諸人欲何所求遂以棒趁去而衆不散曰謂之
曰汝曹盡是啗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
百一千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
根下有一个漢便從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
希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你知此容易何處更有

四十一

通載十六卷

三六

今日事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還知道大唐
國裏無禪師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尊宿聚徒闡化
又作麼生師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豈不見馬大師
座下出八十四人坐大道場得大師正眼者止三兩
人而已歸宗和上是其一也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
今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不知向上
關捩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
能體會得但知學語言念向肚皮裏安著到處稱我
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才
見入門來便識得你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

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人算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分上事若會即便會不會即散去大中三年終於黃蘗勅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庚午

詔京兆薦福寺弘辨禪師入內帝問曰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三十一世此土弘忍大師有二弟子一名惠能受衣法居嶺南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得法雖一時開道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何名戒定惠對曰防非

三丁九五

道藏一六卷

三七

迪
磨

止惡名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心境俱空照鑒無惑為惠帝曰何名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談以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覺也謂人有智惠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名則有百千異號躰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應無別有所得

觀去聲

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隨根器而說為上根者開寂上乘頓悟至理中下根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復有人持經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說法皆為寂上一乘如百千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緣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傳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生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

四十一

通載十六卷

三八

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不著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看經否對曰沙門禮佛看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為頓見何為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無二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非一口便飽是日辨對七刻方罷帝悅賜號圓智禪師

辛未

江州刺史崔黯復廬山東林寺黯自為之碑其畧曰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

嘒
惠呼

其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
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
蠹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蠹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
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為國家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
蠹物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一十四帝視其甚理而
汰之而執事之人不以歸牛返本以結人心其道甚
桀幾為一致今天子取其益生人稍復其教通而流
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例詔予時為刺史前訪茲
地松門千樹嵐光熏天蜩嘒湍鳴松籟冷然可別愛
而不剪利以時往至是即善而復之又曰嘗觀晉史

四十三

通載十六卷

三九

見遠公之事及得其書其辨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
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公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
不山嶺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為山山與秀兩有
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杭香藥靈鳥閑獸善烟嵐之
中恍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回眸也且金陵
六代代促俗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潯陽為四方之
中有江山之美遠公豈非得計於此而視於時風耶
然驚者搏羶襲者居素前入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
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
暢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二故寺

驚
利之

癸酉

以山山以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美矣

鴻山靈祐禪師示寂師嘗示衆曰夫道人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為澹泞無礙喚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還更有修不師云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湏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

通載十六卷

四十

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雖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時相國鄭愚為之碑曰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為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之外於精神性命之際史氏以為道家之言故老巖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濫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超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辨巧靡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

環
回古

蒼
外

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寂城郭
 不必誼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
 迹非盡無也冥於順也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時當
 其處無必故不局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
 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
 然非聰明環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是皆
 鴻龐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瀉蟠木
 穹谷不知其徧幾千百里為羆豹虎兕之宅雖夷人
 射獵虞迹樵田不敢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生福唐笠首齋
 足背闔來游庵於翳蒼蒼非食不出栖栖風雨默坐而
 已恬然晝夜物不能害非夫外死生忘憂患冥順大
 和者孰能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單瓢樂陋巷
 夫子猶稱詠之以其有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
 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
 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
 其為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凡涉語是非之端辨之
 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茲為事其徒稍
 稍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與之伐去陰黑以至於千
 有餘人自為飲食紀綱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
 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

四子十五

道載十六卷

四一

林

蚩克
之

為稱首武宗毀寺遂僧遂空其所師遽裹首為民惟
恐出蚩蚩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後湖南觀察使裴
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回請迎而出之
乘之以已與親為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鬚髮師始不
欲戲其徒曰爾以鬚髮為佛耶其徒愈強之不得已
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為同慶寺而歸諸徒復來其
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為意忽一日笑報其徒示若
有疾以大中七年正月九日歸寂年八十三即窆於
大瀉之南阜後十有一年其徒以師之道上聞始加
謚號及墳塔以厚其終噫人生萬類之寂靈者而以

四子三

道載一六天

四二

溘
合

精神為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
養是非嫉妬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歷息煎
熬形器起如冤讎行坐則思想偃卧則魂夢以耽淫
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食飯既耗齒髮已弊猶拔白
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己曾不知息陰休
影指慮安神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焉而盡親友不翅
如行路利養悉委之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
後嗣淫渝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
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聖然
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槩各言宗教自

龐江莫

相矛盾故褐衣圓頂未必皆是若予者洗心於是逾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虔者以師之圖形自大瀉來知予學佛求為讚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龐絕特之度者也既與其黃則又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予笑而諾之遂曰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言不專以褒大瀉之事云

甲戌

○詔修天下祖塔未經賜号謚者所在以開太常考行頒賜

乙亥

○勅法師辨章為三教首座

李節餞疏言序

是年潭州道林沙門疏言詣太原府訪求藏經高士李節餞以序曰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

四九

道載一六卷

四三

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興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刻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淤滂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然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臍而色凝氣而烈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固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癢而足蹙耳聾而目瞑於是功熨之術用焉襍繪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勢異耳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播之公周孔子典教持之

札側八 瘥何才 蹙必 益

竄
郡

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
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
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強用廢井
田則豪竄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帑則
聚斂之臣升矣務勝下則掊剋之吏貴矣上所以御
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為
怨俗於是有所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
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
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
夭為因果故陋賤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

四十三

通載十六卷

四四

見佛性則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
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其心乎論者不責
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興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
禱攻療者也徒知釋曰衰代之興不知衰代須釋氏
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
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聞智者將靜而思謀則
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群起矣今釋氏一歸之今而不
責於人故賢智雋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達此者愚
人也惟上所役焉故罹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
若之何而剪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

高祖

駟質

益而疾其雕鏤絺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剪釋氏中其徒且數萬之民隸具其居容貞於土木者沉諸水言詞於帝素者烈諸火今命御史乘駟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珎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以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体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湖西之勝游也有釋疏言警辨有謀獨曰大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弟往來購釋氏遺

四、十三

通載十六卷

四五

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辭而止游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曰四求散逸不成蘊秩者至釋祠不見毀而副刺者又命講丐以補繕闕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十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嘻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已其書非有疏言遠識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為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水信信兮俗擴且很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繫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

信疑

狃余
救

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狖騰攀兮雲樹
靡靡月沉浦兮烟冥山檣席卷兮櫓床閑偃仰兮嘯
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日晚晚松覆秋
庭兮蘭被春晚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游兮湘水
戊寅 詔羅浮軒轅先生左拾遺王譔等上疏諫之詔荅曰

朕以躬親庶務萬機事繁訪聞羅浮處士軒轅集善
能攝生年齡不老乃遣使迎之與其有少保理也朕
每觀前史見秦皇漢武之事常以之為戒卿等職在
諫司閱示來章深納誠意復謂宰相曰為吾諭於諫
官雖少翁藥大復生亦不能相惑茅聞軒轅生高士

道載十六卷

四六

屏上
聲

已卯

○韋宙於洪州初觀音寸躬請山
惠寂禪師開山住持今為官講

欲與一言耳未幾軒轅集至帝問曰先生遐壽而長
年可致否對曰屏聲色去滋味一哀樂廣惠澤則與
天地合體日月齊明是為長年不假外求也帝敬之
八月帝崩年五十矣帝性明睿用法無私恭謹節儉
惠愛民物從諫如流天下稱為小太宗每宰相奏事
畢忽恬然曰可以閒語因問問閭細事或譚宮中游
宴一刻許復正容曰卿等善為之常恐卿輩負朕後
日難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絢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
宸承恩遇然每於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龍言音首涉

澣音緩

舊唐史贊曰臣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自寶曆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洎大中臨御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閹寺壟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効用百揆四嶽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帝宮中衣澣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備膳輒不舉樂歲或小飢憂形于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墮之容與群臣言儼然煦接如對賓僚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故事人主行幸黃門先以龍腦鬱金藉地獻文志命去之宮人有疾醫視之既瘳

四

通載十六卷

四十一

即抽金賜之誠曰勿令敕使知謂朕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善類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身之要集亦有道之士也未嘗輒語詭異帝益重之及堅請還山帝曰先生捨我亟去國有灾乎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索筆橫書四十而去乃十四年也興替冥運其若是與而帝道皇猷始終無闕雖漢之文景不足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憮然

吮音組

資治通鑑曰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祚人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

方內樂業殊俗順軌求之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

論曰唐新舊史唯宣宗朝事實相反特甚唯舊

史與資治通鑑皆合新史貶之謂宣宗以察為

明無復仁恩之意嗚呼斯言莫知何謂也大凡

人君寬厚長者必責以優游無斷至於精勤治

道則謂以察為明然則從而可乎孟子曰盡信

書不如無書蓋誠然也

補但洛伽山觀音示現之地有唐大中間天竺僧來

即洞中燔盡十指親覩妙相與說妙法授以七寶色

石靈跡始著其後日本國僧惠鑿自五臺得菩薩畫

三三六八 通載十六卷

四八

像欲還本國舟至洞輒不往乃以像舍于土人張氏

之門張氏屢覩神異徑捐所居為觀音院昌國志云

梁貞明二年始郡將聞之遣幕賓迎其像到城與民祈福已而

有僧名即衆求嘉木高戶刻之弥月像成而僧不見

今之所設是也史越王作重宋元豐三年王舜封使

三韓至此黑風驟起巨龜負舟向山禱告大士現相

舟穩還朝以聞朝廷頒金帛移寺建於梅岑山之陽

賜額寶陀祈禱雨暘輒應迄今

元朝降香賜田重新寺宇以福劫家永延

帝祚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

比丘一清書

通載十六卷

四九

新野縣外通載卷第十六

比丘一清書

